



世界地圖改版：話語權和知識自主的再定義

吳志良

二〇二六年九月四日，聯合國大會以一百六十四票贊成、一票反對、六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看似技術性、實則具有深遠政治與文化意涵的決議——鼓勵各國及地區放棄使用了近五百年的墨卡托投影世界地圖，改用二〇一八年開發的「平等地球」投影法。

值得強調的是，有關提案由西非國家多哥發起，得到非洲聯盟全力支持。美國投下唯一反對票，稱該決議是「激進意識形態項目」的一部分。

一張地圖的更替，何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國際關注和美國的激烈反應？答案在於：地圖從來不只是地圖。它是權力的投影，是話語的載體，是知識自主權的戰場。

墨卡托投影：一張地圖背後的權力邏輯

一五六九年，佛蘭德製圖師傑拉德·墨卡托發明了以他命名的投影法，旨在解決航海導航的實際問題。由於地圖上的直線對應恆定的羅盤方向，水手可以藉此規劃航線。然而，保持方向準確的代價是面積的嚴重失真——離赤道越遠，陸地看起來越大。格陵蘭島在地圖上與非洲大小相若，而非洲的實際面積是格陵蘭的十四倍。

這一「技術缺陷」在殖民時代被賦予了全新的意涵。墨卡托投影法在歐洲殖民擴張期間被廣泛採用，因

為它放大了歐洲和北美，壓縮了非洲和南美洲。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多年來一直指出，墨卡托投影根植於西方的刻板印象，有學者將這種效應稱為「製圖殖民主義」。埃塞俄比亞專家指出，這不僅是技術錯誤，更是殖民者按照自身利益塑造心智的工具。

換言之，一張為歐洲水手設計的航海圖，在五個世紀的時間裏，不僅扭曲了地理事實，也扭曲了人們對整個廣袤而複雜的非洲大陸的認知。聯合國決議指出，這些失真導致了非洲的「象徵性縮小」，並使一種不平衡的世界觀得以延續。地圖塑造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引導教育，滋養想像，影響集體認知——而誰掌握了繪製地圖的權力，誰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定義世界的權力。

「糾正地圖」：非洲對知識秩序的重塑

非洲聯盟支持的「糾正地圖」運動，其意義遠不止於更換一張教學用圖。多哥外長杜塞明確表示，這關乎「認知正義」、歷史記憶和平等尊嚴。決議將糾正失真描述為「認知正義和紀念性補償」之舉。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轉換。長期以來，全球知識生產體系嚴重失衡，發達國家幾乎壟斷了絕大多數主流媒體話語及知識創造與傳播。這種壟斷不僅扭曲了世界對全球南方國家的認知，更使得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長期處於被動接受而非主動定

義的位置。非洲國家推動地圖改版，本質上是向這一知識霸權發起挑戰——他們不再滿足於接受一個由別人繪製、以別人為中心的世界圖景，而是要奪回定義自身位置的權利。

法國在投票前宣布棄用墨卡托地圖，外長巴羅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改變地圖顯然不會改變世界，但糾正扭曲的呈現已經是一種真相的行動。」這句話恰恰點破了知識自主的核心要義：真相本身不會自動浮現，它需要被看見、被承認。當一種錯誤的地理呈現被當作「常識」傳承了五百年，糾正它就是一場認知層面的解放。

美國的反對：話語權博弈的另一面

美國是唯一投反對票的國家。美國代表稱，決議是在分散對「國際和平、繁榮或友好關係等真正問題」的注意力。這一表態恰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在既有的知識—權力格局中，任何挑戰既有秩序的努力都會被斥為「意識形態」或「不務正業」。

然而，正如多哥外長所言：「一張公平的地圖不會改變世界的地理，它改變的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美國所反對的，正是這種「改變看待方式」的努力。因為一旦全球南方國家獲得了重新定義自身位置的話語權，建立在「中心—邊緣」結構之上的整個國際秩序都將面臨根本性的重新審視。

知識自主：全球南方的共同課題

地圖改版之爭對中國的啟示同樣深刻。知識自主不是學術閉關，而是在批判性借鑒中爭取平等的闡釋權與話語表達權。長期以來，西方國家通過知識生產長期壓制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權和國際話語權。從世界地圖到歷史敘事，從發展理論到國際規則，全球南方國家在許多領域都是「被定義者」而非「定義者」。

非洲國家以一百六十四比一的壓倒性優勢推動地圖改版，證明了全球南方在知識自主問題上存在廣泛的共識與共同的訴求。這不僅是非洲的

事，也是所有曾經或仍在被西方知識體系邊緣化的國家和地區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

結語

五百年墨卡托，一朝改版。改變的不僅是地圖上的比例尺，更是全球知識生產與話語權力格局的微妙位移。正如非洲活動人士所言：「非洲不需要被變得更大，它需要被準確地看見。」準確看見，始於自主定義。當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意識到：誰繪製地圖，誰就定義世界；誰定義世界，誰就掌握話語權——知識自主的浪潮，才剛剛開始。人類文明知識圖譜的重新構建，也剛剛開始。



▲在西非島國佛得角聖地亞哥島上拍攝的葡萄牙航海家迪奧戈·戈梅斯雕塑。

月雖未滿心已先甜



HK人與事

何凡

中秋的月，農曆十五左右才最圓。但於剛過去的九月十九至二十日，在鑽石山活水公園前那座舊空軍飛機庫裏，我心卻早已先甜了起來。

由拾壹基金會與一家人聯合主辦的「鑽石映月2026」活動圓滿落幕。提筆寫這篇專欄時，我想以一個普通香港市民、一個「大朋友」的身份，跟各位讀者分享幾幀難忘的社區剪影。標題裏的「月雖未滿」，是節氣；「心已先甜」，是我這兩天最真實的感受。

香港人生活忙碌，很多時候我們在同一棟大廈住上好幾年，卻未必認識對門的鄰居，「這麼近，那麼遠」。每次做慈善工作我都感受到無比溫暖，這次也不例外。很多街坊第一次見面卻一見如故，大家在沒有隔板的開放空間裏，圍坐在同一張桌子前親手製作手工。

我們常說要推廣中華文化，但怎樣才能讓它不顯得說教、不顯得高冷？於是，我們將蒸籠技藝、剪紙、版畫、香薰包這些非遺與手工體驗，變成了遊樂場。文化傳承，並不是靠背誦出來的。當孩子們觸摸到紙張的紋理、聞到香薰的草木香時，那種由衷的快樂，才是傳統文化在他們心裏真正扎根的時刻。

我沒有按安排好的路線巡場，而是像個好奇的街坊一樣鑽進人群。在剪紙和版畫攤位前，一個小男孩興奮地拉着媽媽的衣角，展示他剪出的小兔子，那位媽媽眼裏的驕傲，比我見過的任何舞台燈光都要亮。一位爸爸跟我分享，平時下班回家孩子都睡了，周末只想補眠，但這次陪女兒一起調配香薰、做羊毛肥皂，才發現女兒這麼有創造力。聽着他分享時的笑聲，我心裏很觸動。這不就是我們心中一直尋找的溫暖嗎？

一場兩天的活動，背後是無數雙手的托舉。是眾多機構的出錢出力，才得以讓這份關愛得以落地生根，讓青少年及家庭在互動體驗中認識中華文化，感受社區關愛。活動雖然落幕，但飛機庫裏傳來的笑聲，依然縈繞心頭。月亮雖然還未到最圓滿的時候，已經率先甜透了我們的心。未來，我希望把更多活動帶到大家身邊。願這份甜蜜，不只停留在中秋與國慶，而是化作養分，陪伴我們這座城市，在愛與創意中繼續茁壯成長。



繽紛華夏

王璟

大海道在新疆哈密，中國首個國際探險公園，官方唯一允許穿越的無人區。所謂大海道這個「海」，指沙海，跟水沒關係。這裏是世界上大陸性氣候最強烈地區之一，降水量極少，地表水和地下水極缺乏，且含鹽量高，氣候極度乾旱，生命難以留存。但它的地理位置很特別，是古絲綢之路上敦煌—哈密—吐魯番三地間的最近距離，全長約五百公里；所以早從漢朝開始，便不斷有軍隊、僧侶、商賈抄近道往來其間。就這樣走着走着，千百年走下來形成了道路——大海道，當年唐僧玄奘西行取經也曾途經此道。

後來有了公路，這裏逐漸變成無人區，被人遺忘的角落。

如今再來穿越大海道，人們重新找到了它無與倫比的價值，那極致的史詩般的蒼涼感；那被風沙埋了、再被狂風起底裸露出來的化石、城堡、烽燧、驛站、古墓乾屍，雖然聲音早已被風吹散，但可以確信他們在這片荒原宏大的敘事中真實來過、走過、又離開。

這片荒原極致的乾旱和勁風，還催生出另一個更加無與倫比的價值，那便是「吹」出一種全新地貌——「中國地理百年大發現」之一的雅丹地貌。這裏靠近雅丹地貌最先發現地，雅丹也是當地維吾爾語音譯，此後世界上許多乾旱區陸續發現類似的地貌，均統稱為雅丹地貌。比如，全球面積最大的雅丹地貌群查德特貝斯荒原，世界最高雅丹地貌、世界遺產伊爾盧特荒漠。而中國則有世界上延伸最長的雅丹地貌群。哈密

有着封面氣質的大海道

大海道就在這個延伸群裏，在這裏你可以看到雅丹地貌發育形成最完整過程和最齊全類型。

我不懂地質地貌，只是更震撼於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功夫。

通天洞，風把幾十米高的土崖打螺絲一樣吹蝕出間距相近、走向相同的褶皺，從下到上旋進去旋上去，直旋出一個巨型半圓洞，露出天、露出門、露出遠處峽谷；若在傍晚，晚霞會穿過門，打在每道螺旋紋理上，一段明一段暗，岩壁便跟着紅一塊黃一塊泛金光。「翼龍」，在一片粉灰霧靄中閃出來，帶骨節的脖子，頭不大被眼睛佔去一半，嘴有點尖吡兩顆突兀大門牙，兩翼擴展，頭上的羽毛像被風定了型齊斬斬向後飄，在迎風飛。「雙頭馬」，山丘中間兩顆交錯馬頭，相向站立注視周邊，彼此守望相顧。「鱷魚」，大大小小都張着血盆大口，扭動着沙沙肉肉粗糙的身軀，正準備撲殺獵物。「沙龜」匍匐在地上山上，伸脖的縮脖的，奮力挪移，應該是嗅到了水源的味道。幾隻「孔雀」立在山巔，仰望蒼天俯瞰大地，修長的項頸靈動的頭，頭上一撮翎冠，顯得



得很傲嬌……

類似林林總總根本看不過來，每前進一步每一個拐角都像開盲盒，每一刻抬頭每一次睜眼都目瞪口呆；車開着開着原本空曠的荒野上，會忽然憑空冒出一塊塊土包石柱，橢圓的滾圓的長的方的，各種隨地大小立；忽然又迎面橫七豎八擋着一堵堵牆，高高低低的牆上這邊開個門那邊鑿個洞，門邊洞口又或立或坐或趴着一撮撮一件件泥石坷垃，很像是啥，不知是啥、一定是啥……庫存想像力嚴重告急。

晚上在大海道裏露營又是另一番景象，可以先找找「外星人」，很多，面相裝扮各有千秋，應該來自不同星球不同種族，但可以確定是生動的「人」，還帶着各自的故事情節。有個頭包阿拉伯圍巾在側目微笑；有個面對一排人在訓示講話；有個獨立風口在站崗放哨；標誌性那個背負行囊從斜坡上走下來，正隻身趕往荒野漫路的遠方。

等暮色把天光染盡的時候去飛一遍航拍，會看到那片傳說中「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尤其只剩黑白二色。一叢叢焦黑的岩頂，岩壁映着白月光，沒草沒木沒人影，灰黑的地面印着白色車轍，只孤獨一圈，像火星登陸器剛剛駛過。

鬧鐘設到凌晨二點半，這時沒有任何光污染的荒原祭出最美星空，月牙、恆星、行星、北斗七星陸續登場，但它們都排不上主角，銀河最搶鏡，群星匯聚傾瀉成斑斕長河，銀心、銀拱、春雪白、阿爾法紅、氧藍甚至隱隱的氧綠，銀河裏該有的肉眼都能見着。那一刻荒原比任何地方都璀璨奪目。

◀大海道裏奇特的雅丹地貌造型。作者攝



自由談

海龍

拉斐爾與兩大師的恩怨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今春主辦了拉斐爾繪畫大展。這是它繼二〇〇三年達文西大展和二〇一七年米開朗基羅大展之後的收官之戰，文藝復興三大師最終在這裏聚齊了。但大都會博物館館長霍萊因也承認：這是個「畢生難逢的機會」。他們為這個展覽準備了七年多時間，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前次米開朗基羅展覽號稱「五百年一遇」，此次展覽的拉斐爾作品更是自完成創作就星散世界各地，這是幾百年後它們第一次重聚。有評論者認為，這是美國挾其政治經濟優勢和號召力所能為的最後一次盛世大展。展品來自全球六十多家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收藏。

這次大展史無前例，幾乎集中展現了拉斐爾一生所有作品。從童年習作到他最輝煌的頂峰時期巨作，雖不能移動的壁畫也盡量專業掃描投影製作原形播展呈現效果。這次的亮點還包括從未被允許出國的西班牙國王珍藏拉斐爾製巨幅掛毯壁畫，可謂盡善盡美。

難能可貴的是，大展還展示了拉斐爾的兩位師輩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相關作品作為對照和致敬，讓觀賞者得窺拉斐爾的整體成

就、師承以及時代的種種傳說。由此，也引發了觀眾對於這三位大師之間關係的諸多聯想。

拉斐爾跟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的關係是謎，一直被流傳了幾百年。他們本都是大師一直在高光下，在他們活着的時候種種傳言就甚囂塵上風靡歐洲。這些故事加上他們的藝術作品和人生隱私更給三大師平添神秘和時人世代關注的色彩。這次大展自然又激起了新一波相關熱議。

拉斐爾在三大師中年齡最小也最短命。他出生時達文西早已如日中天紅遍歐洲。而他青年時，天才的米開朗基羅早已離就《聖母子》和《大衛》而蜚聲歐洲。但拉斐爾仍是幸運的，他有幸跟兩位大師生活在了同時代。他只活了三十七歲，但卻以僅僅二十多年短暫的繪畫生命獲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就而跟前兩位大師齊名。他與這兩位大師間的故事也流傳了五百多年。

三大師中達文西是長輩，他跟拉斐爾之間更像隔代親和父輩關係。拉斐爾入畫壇時他是溫厚的老者，據說拉斐爾「偷師」了前兩位大師的畫法並發揚光大。這次展覽呈現拉斐爾畫人像從構圖、色彩到暈塗法或日煙

霧畫法都學習了達文西。作為前輩，達文西對他鼓勵有加、樂觀其成。

但拉斐爾跟米開朗基羅的關係就沒有這樣和諧了。他進入畫壇時米開朗基羅是聞名全歐的雕塑家和建築師。一五〇八年前後是米開朗基羅最輝煌的日子。但是，當年教皇和各種勢力的政爭影響了藝術界，提攜拉斐爾的建築師布拉曼特跟米開朗基羅關係不睦而且深得教皇信任。他利用自己影響力讓拉斐爾爭得很多機會到梵蒂岡繪畫大型壁畫。米開朗基羅原鍾愛雕塑，據說布拉曼特卻慫恿教皇逼他畫西斯廷教堂的天頂畫，這讓米開朗基羅非常不滿甚至憤恨。其後布拉曼特又帶着拉斐爾潛入西斯廷教堂偷看他尚未完工的天頂畫。這一切都給米開朗基羅種下了不喜歡拉斐爾的惡因。

史載拉斐爾長得溫順美貌，性格也隨和優雅。他很會做人到處是朋友，而且深得兩任教皇的信任。他的繪畫風格優美甜熟，把中世紀慣習畫得冰冷消瘦呆板的聖母畫成充滿人性的美麗溫馨嫵媚又聖潔的女性形象，博得了宗教和世俗各界的寵愛。不同於前兩位大師喜歡單獨創作，拉斐爾喜歡主持畫室培養大批畫家集體創作，故其雖畫

齡短但畫作頗豐。這些都讓米開朗基羅不滿。米開朗基羅性格桀驁而且孤僻，幾乎處處跟拉斐爾生活相反如苦行僧。拉斐爾則喜歡結交權貴和朋友，享受友情美食和美女陪伴。

三位大師雖都是著名畫家，但在中世紀畫家的地位不高常被跟工匠同列。所以那時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二人皆不承認自己是畫家。達文西在《致米蘭大公書》中認為自己是科學家 and 建築師，而米開朗基羅也堅持說自己是建築師和雕塑家，二人都聲稱自己是偶爾畫畫。三人中，只有拉斐爾是純粹的畫家，他也以畫家的身份影響着後來無數世代畫壇。

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生前有競爭，拉斐爾的老師布拉曼特幫助他得勢。一五二〇年四月六日，拉斐爾突發疾病去世。據說米開朗基羅得知後為之流淚曾經說過：「拉斐爾是個美麗的孩子，如果他能活得更久一些，我會和他像兩個成年男子一樣握住彼此的手，像兄弟般一起工作。」他曾經誤以為的宿敵達文西和拉斐爾接連離世使他備受打擊。失去了互相砥礪的對手，米開朗基羅的晚年是非常寂寥和孤獨的。